

新境界的來臨。或許，使失去了頭的蒼蠅了解近百年來的科學如何讓人焦躁，如何棄絕過往，如何讓絕頂聰明的人在移植科技的過程消耗了智能。或是，帶著彎刀、小米、火種，沿著壽豐鄉進入阿美族的獵場。

【阿美】據說意思是北方，所以南方葛黎就會學著當成一幅走在北方的風景。也許就獵一隻山豬，把獠牙掛在脖子上。

之前

沒有隨手記錄，記憶一定會遺忘。偶爾，記憶還會生出幻覺，還會不自覺的自欺欺人。四十年前，記憶的影像只剩下某個棒球場的殘影。三十年前的記憶只留下展開在馬路上、在看完羅密歐與茱麗葉電影之後，步出電影院的夜色。二十年前在德國的康斯坦之，在杜賓根，記憶是瀟灑的在暮色裡的玻登湖、攝氏零下二十七度時踩在結霜的草地上清脆的斷裂聲、或是貼著窗玻璃，看著細雪無聲的飄落、還有邁進未知的疑惑。八年前，可能算得上是最勤快的日子，在法國馬賽，在幾個不錯的免疫學研究室，記錄了兩個月的起起落落。雜事存在：<http://myweb.ncku.edu.tw/~y1357/voyage/VOYAGE.html>，算是不經意留下的刻痕。記憶的線隨著風箏拉扯，越扯越遠。無所事事的時間，心態一定會跟英國 James Joyce (1882-1941) 的「尤里西斯」差不多，令人生長的無聊，也只差實質墮落而已。2001夏，回到德國慕尼黑，偶而在古老的墓園吃午餐，在鬱鬱森森的樹下找尋最古老的墓碑，猜測當年的疾病，懷想那些人對慕尼黑城鎮的建設，懷疑這些人有沒有參與拒絕過莫札特。2001夏末，挑剔日多，鍾愛比利時和德國的啤酒，臺灣菜最好配上花雕、紹興酒，拒絕黑白切前

端著紅酒杯，喜愛自己整理的小小花園，讓咖啡與小蛋糕的甜味抹去百年來跨越不過去的躁進。

早前還有些記憶是存放在嗅覺裡。鍾梅音的「海天遊蹤」裡一路描述萊茵河的流水，瑞士盧森受傷的石獅子，拿破崙的約瑟芬和尼加拉瓜瀑布。讀書的記憶，除了鑲嵌在大學聯考前的日子外，還有她這本書內印照片的幾頁銅版紙的味道。聞一聞書頁好像真的就看到了加冕的拿破崙，聽得到瀑布嘩啦嘩啦墜落的聲音，搭船滑過萊茵河的城堡和葡萄園。當年梁丹丰也有一本水彩畫集，同樣用銅版紙印著她畫過的歐洲國度，同樣的書味帶領走過那些遙不可及的景緻。還有，買書那天排隊請梁丹丰幫我簽名。幾年後又讀鍾梅音的「旅人的話」，陳之藩的「在春風裡」、「劍河倒影」總是提不起勁。不同的紙，嗅覺的感受不同。在別人美好的山水，別人美好的風景裡虛虛的把失根的蘭花的意象黏上去，讀起來越來越不自在。每一次跨過野地的讚嘆都帶著家裡已無人的荒謬。

有些記憶則是存放在早餐裡。冗長的早餐是強迫人醒過來、磨練語言的好辦法。杜賓根學生宿舍的高樓座落山丘，Waldhauser Ost in Tübingen，陽台可以眺望遠景。早餐也不麻煩，咖啡、果汁、帶穀粒的麵包、燻肉、水煮蛋，就可以邀來聯合國。邀來愛說話或是不愛說話的英國人、法國人、埃及人、阿拉伯人、德國人、波蘭人、臺灣人、大陸人，邀來讓自己被迫捍衛祖先的對話，邀來機會讓自己聆聽從未想過的趣味。更有趣的是，不管所學的專業是否只是天文地理、花鳥蟲魚，這些人都要假裝代表自己的文化。儘管偶爾主客之間也會擦槍走火、吵得面紅耳赤，至

少這樣子的早餐就比孔丘幸福得多了，那位老先生天生苦命，恹恹惶惶然的東奔西走十四年，絕糧陳蔡，一肚子苦情延續了千年讓人連玩笑都開不起來。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, 384 -322 BC）到雅典的柏拉圖學園、到小亞細亞、到米提利尼，又回到雅典成立Lyceum學園，還可以邊講課邊漫步於走廊和花園。重塑醫學原理的瑞士人帕拉塞爾斯（Philippus Aureolus Paracelsus, 1493-1541）到巴塞爾大學教書，以公開焚燒蓋倫和Avicenna的書籍當作課堂的開場白。在他能用激進的手法挑戰權威之前，已經於1510-1524年間當外科軍醫，週遊在歐洲、俄羅斯、中東各地。沿途認識許多稀奇古怪的阿拉伯醫術、哲學、及煉金術。達爾文（Charles Robert Darwin, 1809-1882）在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學過醫學及神學，之後隨著小獵犬號（HMS Beagle）到南美洲南端旅行五年之後，才想說演化論。德國的歌德（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, 1749-1832）成名之後，還特地前往義大利旅遊兩年。中國家庭重土安遷，出門走動據稱就是一種顛沛流離。老一輩的德國人反而強調當下親見的經驗 "Da gewesen"，自來鼓勵旅行，創造漂鳥（Wandervogel）行動。遊盪各處，就會養成蒐集垃圾的習性，就會創生一些回憶。遊盪各處，總有一些嚴肅的火氣，還有些假裝不用看火氣的趣味。

之間

北卡羅萊納州，教堂山在美國東岸中間地段。驅車到尼加拉瓜瀑布？太遠不去。到黃石公園、優勝美地吧？太遠不去。總該去迪士尼樂園，經驗披著金粉的樂觀吧？還是太遠，不去。二十年前，我穿梭在杜

賓根與海德堡做博士論文實驗的勤快已經不見了。開車太久、出門太久都視為畏途。只能想像The Brothers Four的離家五百里，I'm three, Lord, I'm four, Lord, I'm five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home……，一百里、兩百里、三百里，往北五百里，往南五百里。慢慢開車往紐約要九小時，往東到Kill Devil Hill，到萊特兄弟起飛的沙洲要五個小時，往南到南卡羅萊納Charleston，到1679年英國人第一個永久開墾地要五個半小時，往西到 Blue Bridge Parkway，踩上滿山秋天的顏色約四個半小時，就只能這麼遠。一年有多長？十年夠不夠長？這麼多複雜的人要多久才會相識？社會學家、人類學家宣稱可以認識別人，他們總是得花一段時間吧。務實一點看待人的知覺，一年只能有一些新趣味，一點點拼布，只能要一些暫停。陳之藩在美國頭兩年就寫成「旅美小簡」，真是天生聰穎，凡人最好不要跟隨。

旅遊可以血拼、吃喝、可以看博物館；旅居則是逛文化博物館，窺視別人的心靈。它依然富有猜謎語般的樂趣，讓人打發時間。閒人可以依賴直覺。直覺是腦袋裡難以控制的波動，跟忍不住的吹牛皮的習性一樣聯結在脊髓上，隨時舒張成反射動。譬如說，閒逛到維及尼亞州Williamsburg也會忍不住就嘲弄1607那年在Virginia's James River 河口開墾地（Jamestown Settlement）內那104個一籌莫展的英國人。隔了冬天，這群興緻勃勃的探險家就耗損了九成。2005年，我也攜家帶眷站在那河口，漫步在仿古的小聚落。依文明發展年代來推算，14世紀至16世紀文藝復興期，知識和精神的成就燦爛瑰麗。比利時醫生維薩留斯（Andreas Vesalius, 1514-1564）直接挑戰蓋

倫，發表《人體結構》，把眼睛的視野由聖賢書本轉向自然實體。法國人笛卡爾（Rene Descartes, 1596-1650）這個善於思考，懷疑一切的人，在1637年，可能是害怕引起公憤，匿名寫了《科學中正確運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論》，把別人都打入不科學的異域去。承襲了這些「精確而有用的知識」，十七世紀裡，這些渡海而來，優雅的英國紳士卻仍然餓死在印地安人生活的天堂，前進新大陸怎麼會這般困難？

1679年在南卡羅萊納州Charleston, Magnolia Plantation附近的英國人也好不到那裡去，園地需要黑奴才讓白人有些虛聲張勢的生活。漂亮的莊園後面隱藏著許多幽暗的故事。我拉著自己小孩子的手，走在被隔離的「園藝區」，舊報紙傳單上大刺刺的公告著：To be sold, Slaves, just imported in the bright……，圖片裡隱約聽得到老黑奴湯姆先生低啞的悲歌。在他的悲歌之後點燃蓋茨堡戰役。1863年7月1-3日，Robert E. Lee將軍帶著南軍75,000人在賓州蓋茨堡，無意間遇上George G. Meade將軍領兵的97,000人。兩軍交鋒必然是槍林彈雨，戰場博物館裡展示許多交鋒變形的彈頭。當年11月19日，林肯Abraham Lincoln (1809-1865) 在蓋茨堡的演說（The Gettysburg Address）：民有，民治，民享（government 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）是美國歷史上為人引用最多之政治性演說。沿著架設在仿軍事防線欄柵的槍眼，看得到北軍浮動的人頭，可能也有人看得見南軍淒涼的雙眼。難道南方人會不知道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？萬里之外，同時期還有另外一個戰場。1850年-1864年之間，中國的太平天國生事廣西，金田起義，戰火遍及中國

東南十六省。在醫療文物的保存和記錄上，這兩場戰事有極大的不同。美國戰場上的賬目中，傷亡記載周詳，直接戰死有多少人，疾病感染多少人，醫病死亡多少人，配置多少軍醫，藥物進出數量記載詳盡。

清廷與洪秀全的打戰則像是偷偷摸摸的殺人越貨，號稱傷亡千萬。我還查不到當年使用多少膏藥，那一類的漢藥使用量最大，隨軍軍醫如何養成。清廷最在意的是那些叛亂者何時可以人頭落地。太平天國那幫人號稱重視醫療衛生（太平天國史卷三十七，醫療衛生）。其實多的是民間傳奇趣味。東王楊秀清患眼疾劇甚，由典內醫李俊昌診治，得以醫愈，李俊昌以這一功勞封補天侯。這樣的故事，重視的是「功勞封補天侯」的報酬。楊秀清患的眼疾，用何方劑，都沒有記載，也不重要。太平天國規定：「凡有打仗傷者，則有拯危



急（急救醫師吧）一人，先以草藥敷之」。又說：「其所用的草藥，是經過成千成萬次的臨床經驗得來的」。經「臨床經驗」一句虛話帶過，事出有因，驗之有效，不必考就。可憐的翼王石達開空有曹操的才能，只能留下可有可無的文句：「大盜亦有盜，詩書所不屑。黃金若糞土，肝膽硬

如鐵。策馬渡懸崖，彎弓射胡月。……」。轉眼間煙花已滅。依賴著歷史資料當脈絡，戰爭可能就不只是在檢驗這一群打架的人的肌肉實力而已。1861-186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軍，傷患約400,000人，生病6,000,000人，死亡300,000人。其中真的被南軍打死的人數佔三分之一，其餘三分之二是病亡。相較於1846-1848年間的美國/墨西哥戰爭（The Mexican War）的軍人傷亡中，一個士兵戰死對應著十個士兵因疾病的感染而身亡。傷口無菌處理的觀念要等到1866英國人李斯特 Joseph Lister（1827-1914）才能確認。之前，被槍砲打死，手術感染死亡，醫師多半無能為力。由1848年到1861年，間隔不過是13年，能讓戰爭期間疾病感染的死亡率大幅下降，這些人的機靈還是值得佩服。親自走在戰地上，挺像是巫師招來的幽魂。那天有點風，微雨，天氣也要洗刷這麼陳舊乏味的歷史。2006年，我們一家就站在美國蓋茨堡那個古戰場。

2006年，我還站在Kill Devil Hill，萊特兄弟嘗試飛行的跑道旁，風沙迎面吹拂而來。人學飛行，是夢想，是興趣，當然也不是只有這些美麗的事而已。1896年8月11日，德國技師 Otto Lilienthal（1848-1896）試飛他的滑翔翼，由17公尺高處墜落，摔斷脊椎骨。臨死前他說：總要有人犧牲（Opfer müssen gebracht werden!）。醫學的發展過程不知道可不可以也像他這麼的義無反顧。Lilienthal的另一句讓隨便誇耀的科學家懊惱的名言是：「To invent an airplane is nothing. To build one is something But to fly is everything.」。七年後，萊特兄弟飛翔在風中，走進未知的世界。風光的走進未知的世界應該不是靠一時的聰明，也不是靠

運氣。Kill Devil Hill的萊特兄弟紀念館裡有試驗機翼的風洞，各種角度的機翼托木，詳細的數據記錄。紀念館旁邊搭建當年萊特兄弟在試飛前後暫住的帳篷，行軍床高掛在天花板下，如果睡得太熟，一翻身一定會摔下來。夢見飛翔？明朝的劉伯溫也許會夢想要飛行。他的預言詩《燒餅歌》裡說：「日行恆軌，海上金鰲，玄服律呂，鐵鳥凌空，東南盡毀。紅霞蔚，白雲蒸，落花流水兩無情。……」。據說鐵鳥就是現代的飛機。鐵鳥凌空，鐵鳥凌空，鐵鳥凌空，有如鸚鵡學話，百年傳誦，我卻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。紅霞蔚，白雲蒸，落花流水兩無情，年去年來，劉伯溫的夢境仍然只隱藏在高明的玄虛，停留在詭譎的預言裡。1903年12月17日萊特兄弟到北卡羅萊納州，小鷹鎮（Kitty Hawk），Kill Devil Hill，學鳥飛，做飛機。第一次 Orville Wright（1871-1948）試飛：12秒落地，距離120英尺；……第四次 Wilbur Wright（1867-1912）試飛：滯空59秒，飛行距離852英尺。飛機摔損。Kill Devil Hill殺魔丘？萊特兄弟在那個荒涼的山丘上殺掉地心引力的魔障。又66年後，美國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船登上月球，趕走吳剛與嫦娥。藍色的地球浮現天際。其間，總要有人犧牲（Opfer müssen gebracht werden!）。美國地大人多、也捨得犧牲。103年之後的春天，我站在萊特兄弟嘗試飛行的跑道旁。

風景之外

停留一年，除了就近繞圈子，拼湊簡單的風景外，大人們還得要重新學生活，新的煩瑣，新的柴米油鹽。還好小孩子們知道抗議沒有用處，乖乖去跟美國同學上課。這趟旅居幾乎把美國的學校系統繞了一

適。小小孩在小學，中小孩在中學，大小孩在高中，太太去政府辦的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上課，我窩在大學、在實驗室裡。第一個月，小小孩抗議被當成傻瓜；中小孩勉強寫一些奇怪的英文句子，她的語文老師說儘管寫，多讀就可以，錯誤不用訂正。她真的抱很多書回家，美國的圖書館也很方便；大小孩說還好，臺灣教的知識不差。第四個月，小小孩宣稱只有數學稱王，但是家庭作業文字太多，看不懂；中小孩邀同學來過節，牙牙學語竟然都說得通；大小孩選課的內容顯然太簡單。半年後，小小孩出門串門子，在學校裡只要會翻跟斗就是有 talent，就可以表演，也會有人拍手叫好；中小孩的物理課做了兩個禮拜的玩具車，只是要讓它能動，比賽看誰跑得快。最後總算是講解了一整個星期的作用力與加速度。這樣的老師在臺灣一定會挨家長罵；大小孩選課到高中進階班，體驗這一州的學校裡能力分班實質上比臺灣嚴重。而且常常要自己作計畫，上台報告，語言吃重。小小孩中小孩所參加的樂團，演出的曲子都很龐大，只能用大膽可以形容。在臺灣的老師一定會怕出醜，不讓學生上臺。Rudy 說美國說學校裡，甚麼都鼓勵，有時太浮濫，學生程度不一定好。換個方式想，翻跟斗就有人拍手叫好的地方，就會有萊特兄弟試著飛行，就要有些犧牲。美國只要設計讓 top 1% 的人出頭天就可以。牛仔在西部的開拓也會有些犧牲，美國地大、人多、財多，犧牲就看不見了。臺灣能要求誰犧牲呢？認識的幾個亞裔家庭小朋友都是資優生，許多人私下都自費學習兩種樂器。小孩子們過的日子開始有點像在臺灣一樣忙碌，小、中、高學校每天有累人的運動課，學音樂的小孩固定要去樂團練習，

準備演出，偶爾參加比賽觀摩就得開車一整天來回。想要在美國混，的確有許多在臺灣沒聽過的故事。還好我們只是跟著湊熱鬧，在地人他們就得混身是勁、勉為其難、努力以赴。我在實驗室裡遇到的大學生說他的成績都是A，還要點綴一些公開比賽的成績，還要有社區服務記錄才容易申請到好學校，才進入UNC at Chapel Hill。我的朋友直接挑明說我們只是過客，會回臺灣，明白的告誡他的小孩不可以跟著我家小小孩們學懶散。

說得真好，我家真的只是來沾點醬油，來閱讀和別人不同版本的「旅美小簡」，來讓小孩子有樹爬，來創造一些些全家共有的回憶，和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事。停車暫借間，也算是讀書。開喜婆婆說得好：「喝就喝，講那麼多。」小朋友當一陣子傻瓜，又何妨。小朋友的腦袋瓜自有出路，就只是停車一年。

